

---

November 2013

## A Cultural Study of Unrelated Homonym in Internet Language

Mofan X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Xu, Mofan. 2013. "A Cultural Study of Unrelated Homonym in Internet Languag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3, (6): pp.69-76.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6/3>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 网络语言无关谐音的文化研究

徐默凡

---

**摘要:**无关谐音是当代网络语言中常见的一种语言现象,即不使用语言中已有的语言项目,而是另外创造一个没有语义关联的谐音形式来替代。无关谐音不是一种造词手段,而是一种受网络交流的技术特点制约而产生的特殊用法,是一种常态化的语言嬉戏活动。无关谐音的主要目的方面在于制造能指噪音以获取读者的注意,另一方面也通过用任意的语音外壳来盛装原有的概念内容,由此达成了反讽的效果,其反讽指向则反映了当下社会的群体心理。

**关键词:**网络语言 无关谐音 语言嬉戏 反讽

**作者简介:**徐默凡,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从事语用学、修辞学研究。电子邮箱:mfxu@zhwx.ecnu.edu.cn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网络语言的创新因素及其对日常语言的影响”[项目编号:13YJC740113]的阶段性成果,同时也是上海市语委“十二五”科研项目“语言文字规范与发展关系研究——汉语新现象的社会语言学思考”的阶段性成果。

---

**Title:** A Cultural Study of Unrelated Homonym in Internet Language

**Abstract:** Unrelated homonym is a common phenomenon of language use in contemporary internet, in which the newly created homonyms have no relevance to the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words. Unrelated homonym is not a way of making neologism, but a special usage conditioned by cyber communication techniques and it has become a kind of normalized language play. There are two purposes in using unrelated homonyms: to attract readers' attention through signifier noise, and to achieve an ironic effect through conveying the intended original content in an arbitrary phonetic form. The target of the irony reflects the group psych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Key words:** internet language unrelated homonym language play irony

**Author:** Xu Mofa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pragmatics and rhetoric. Email: mfxu@zhwx.ecnu.edu.cn

---

本文对网络语言的界定是:在互联网上产生并主要由网民在网络交际中使用的语言变体,是一系列独特的词汇、句法、修辞等语言形式的集合。这种网络语言具有以下三个特征:(1)具有和日常语言不同的特定语言项目;(2)起源于网络交际,且一般只在网络语言生活中使用;(3)存在时间较长,使用范围较广,不是一种偶发的个别性语言变异。借此我们把网络语言和网络技术术语、社会流行语、在特定交际圈中使用的网络隐语等相关概念区别开来。

在对网络语言进行考察的过程中,我们发现

了一个有意思的网络语言现象——无关谐音,本文在概述其语言表现的基础上,试对其隐含的使用心理和文化内涵进行探究。

## 一、无关谐音现象概述

所谓无关谐音,就是网民们在交际时不使用语言中已有的语言项目,而是另外创造一个谐音形式,用它来替代原语言项目。在替代的谐音形式和原语言项目之间没有任何语义关联,所以称为“无关谐音”。比如在应该使用“激动”一词的

场合,故意不使用“激动”,而是用和“激动”谐音的“鸡冻”来代替,如:

(1)影星尼古拉斯·凯奇上海买海鲜?影迷很鸡冻!<sup>①</sup>

这里的“鸡冻”和原词语“激动”之间没有任何语义联系。再如:

(2)继郭美美事件之后,围脖又曝炫富女。

(3)这是一个小萌妞和粑粑麻麻的成长故事。

用“围脖”代替“微博”、用“粑粑麻麻”代替“爸爸妈妈”,都是无关谐音现象。还有一些无关谐音是针对外来词的,如用“茶包”代替“trouble/麻烦”,用“大林”代替“darling/亲爱的”,用“单脚拉屎”代替“dangerous/危险”等。这些英语词没有采用常见的汉语音译形式,而是故意选取了与原词义无关的汉语谐音形式。

我们把语言系统中原有的语言形式称为“原型”,把新造的谐音形式称为“新型”,借此说明无关谐音现象的两个特点:

I在构词上,“新型”意义和“原型”意义无关,不是“原型”的引申义项。

II在用法上,语境中实现的是“原型”意义,“新型”意义不反映说话人意图。

很多网络语言的研究者都把“无关谐音”看成一种造词手段,进而把上述“新型”看作是网络新词,如《新华网络语言词典》作为权威的工具书就大量收录了此类词条。<sup>②</sup>但是,在我们看来,由于特点I、II的存在,“新型”根本就是一个无所指意义的语音空壳,“无关谐音”只是一种语言的特殊用法,而不是一种造词手段。“无关谐音”是语用层面的问题,而不是词汇层面的问题。作为佐证的是,类似的句子层面的无关谐音现象在网络语言中也是极为常见的,如:

(4)卤煮图样图森破。

(5)偶也布吉岛啊……

(4)句是“楼主 too young too simple(太年轻太天

真)”的无关谐音,(5)句是“我也不知道啊”的谐音,两个句子几乎全部谐音化了,其中英文词组“too young too simple”和汉语词组“不知道”都不是词语也被谐音替换了。

无关谐音这种特殊用法与以往语言中常见的双关谐音的修辞格也有明显的区别,试看下列:

(6)炎炎夏日,站在马路上指挥交通的警察蜀黍不但受到烈日的“蒸烤”,而且还得忍受尾气的“烟熏”。当你在屋内享受空调时,可曾想到了他们?顶着烈日,吹着海风,我们在执勤。晒成黑炭,毒出水泡,只为保畅通。让我们一起向“焦警”蜀黍致敬!

(6)句中的“焦警”谐音“交警”,但“焦警”的含义在这个语境中也是讲得通的,因此是双关修辞格,而(6)句中另一个“蜀黍”谐音“叔叔”,却没有任何理据,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无关谐音。

无关谐音现象的产生存在一些客观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三方面:一是输入法,很多网民使用的是拼音输入法,为了方便,往往选择第一个跳出来的同音词,网络语言中早期流行的“大虾(大侠)”、“斑竹(版主)”等词多是由此原因造成的。二是敏感词屏蔽,国内的很多网站对涉及政治、暴力、色情的词语采取屏蔽手段,不予显示或用“\*”号自动替代,当网民要表达相关概念时只能用谐音形式代替,如“发论工(法轮功)”、“正付(政府)”等。三是脏话,对脏话的忌讳而使用谐音形式在日常语言中也是常见的,如把常用的口头禅“我禽”谐音为“我操”,而在网络语言中就更为发达,产生了“我擦”、“卧槽”、“我草”、“我艹”等形式,著名的“草泥马(禽你妈)”也是由这个原因造成的。

然而,这些客观原因肯定不是无关谐音用法蔓延的根本原因,绝大部分无关谐音现象的产生不能用以上三种原因来解释,而且它们也无法解释无关谐音现象表现出来的下述几个重要特点:

I主动创造性——无关谐音不限于客观上必须采用谐音的敏感词,而是广泛地表现各个领域里的各种概念,使用时不是偶然地、被动地使用,而是主动地创造,有时候甚至不惜在输入法上为自己增加麻烦,如输入法很容易整体识别的“可

爱”、“不明真相”谐音为“口耐”、“布鸣真象”时，就需要一个个字地重新选择。

II 结构稳定性——用固定的谐音形式来代替固定的词语，而不是临时打造一个特殊格式。如用到“压力”一词必定用“鸭梨”来代替，不会临时新造一个形式如“雅丽”来代替，在“压力”和“鸭梨”之间具有一种稳定的替换关系。正是这种稳定性使人误以为无关谐音形式是一种网络新词。

III 广泛流行性——无关谐音不是一种罕见的语言现象，而是在网络语言中系统地、大范围地使用，甚至对网络语言的基本面貌具有塑造作用。以《新华网络语言词典》为例，共收汉字型词语1647个，据我们统计其中无关谐音就有272个，占到16.5%。虽然如上文所述，我们不认为无关谐音是一种造词手段，但这个数字也部分说明了大量的无关谐音形式已经稳固下来，成为网络语言的基本语言特征之一。而在实际的网络语言运用中，更多的无关谐音层出不穷，几乎每句话里都可以找到，有时候一个句子里还会连续使用好几个，如：

(7) 北鼻问妈妈：“麻麻麻麻，粑粑在干什麻呀？”

上例中，一口气用了北鼻(baby/孩子)、麻麻(妈妈)、粑粑(爸爸)、什麻(什么)四个无关谐音。

以上这些特性不得不使人相信，无关谐音已经不是一种偶发现象，而是一种值得深入考察的网络语言重要表征。

## 二、无关谐音的本质： 常态化的语言嬉戏

那么，无关谐音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语言现象呢？

根据丹·斯珀波和迪埃珏·威尔逊提出的关联原则，“每个明示交际行为都传递了自身具有优化关联的推定”(212)，这也就是说：信息发出者进行某种特殊表达，一定有其关联性意图；信息接受者如果付出了额外的解读努力，必须求取额外的表达效果。无关谐音和正常表达相比，需要读者付出额外的心智努力去解读，那么就需要获得额外的表达效果，否则这种表达就是不成功的。

有一些无关谐音现象能获得原型意义之外比较明确而具体的额外语义效果，这时利用的主要是隐喻机制，即理解者发挥充分的联想，在新型意义和原型意义之间找到一定的相似点，由此把新型的意义添加到原型之上，如用“霉菌”代替“美军”(把无孔不入、令人讨厌的特征添加到“美军”之上)，用“色友”代替“摄友”(把“好色”即“对颜色敏感”这个特征添加到“摄友”之上)。当然这种关联和通常的比喻不太相同，相似之处往往比较微弱而牵强，而且创造时并无此意，都是通过事后的充分联想获取的。而且我们发现，即使经过充分的认知加工，绝大多数新型意义和原型意义之间也找不到相似之处，这也正是“无关谐音”的名字由来。

因此，从语言学角度来解释网络语言中的无关谐音现象，并努力追索其后的语义修辞效果，可能并不是一种合乎时宜的做法，甚至有缘木求鱼的嫌疑。因为稍加体察就可以发现，网民们进行这种语言活动，其用意根本不在于表达特殊意义，因而并非一种修辞手段的自觉追求。

在我们看来，无关谐音首先是作为一种“语言嬉戏”活动而风行开来的。

我们所说的“语言嬉戏”和通常所说的“语言游戏”略有不同。所谓“语言游戏”，一般是指在语言活动中，有意利用语言或文字在形、音、义上的特征，精心组配创造出饶有趣味的言语作品，雅一点的如回文诗、藏头诗，俗一点的如对联、童谣等。<sup>④</sup>这种语言游戏通常也被称为“文字游戏”，常见于文学活动中，主要实现文学的审美功能。但是在日常语言中，“语言游戏”的一些有效技巧也会被有意识地利用，在实现语言形式的审美功能之外，还具有为达成特殊交际目的而服务的实用功能，这就是以辞格为代表的各种修辞手段，常见的如双关、对偶、排比、顶针等。

我们再来看网络无关谐音现象，可以发现它也具有“语言游戏”的形式特点，即同样关注语言成分的形、音、义关系，并对之进行有意识的重新组配，产生非常态的语言项目。但是，无关谐音和语言游戏在功能上有很大的区别，无关谐音对语言形式的改造是无目的性的，它既不是一种文学活动，从不关心文学创造的审美功能，也缺少和实际交际需求的关联，并没有特殊的言外之意。新型和原型的谐音完全是一种冗余手段，其引入仅

造成了一种没有目的也没有内涵的娱乐活动,并不是一种积极的修辞努力。在这里,语言新型失去其审美功能和意指功能,仅成为语言的多余智能戏弄的对象。鉴于此,我们更愿意用“嬉戏”来代替“游戏”,所谓“语言嬉戏”就是舍弃了功能价值的“语言游戏”。

我们原本的语言生活中,也有一种类似的无功能价值的“语言嬉戏”活动,典型的如猜字谜、填字游戏、成语接龙等,它们仅以语言项目的制造和读解作为娱乐活动的工具。但是它们和无关谐音在使用场合上也有显著的区别,这些“嬉戏”活动是出现在消遣娱乐的场景中的,而无关谐音则出现在有正式交际目的的网络语言活动中。这也就是说,无关谐音是一种融入日常网络语言生活的“常态化的语言嬉戏”。

### 三、无关谐音泛滥的原因： 制造噪音和身份认同

作为一种无功能价值的语言嬉戏活动,为什么能在网络语言中成为常态化的语言现象大行其道呢?一个最容易找到的原因就是它实现了网民这一群体对内自我辨识、对外排斥异己的语言认同心理。任何一种社群变体,都会通过使用特定的语言项目而让使用者产生群体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是社群变体的普遍功能。如果我们将网络语言看作一种社群变体,那么它当然也有类似的识别功能。但是值得追问的是,现在的网民真的是一个具有共同社会特点而且相对封闭的社群吗?网络语言真的是一种社群变体吗?<sup>④</sup>

2012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了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提供了如下数据:

◇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9.9%。(网民指“过去半年内使用过互联网的6周岁及以上中国居民”。)

◇截至2012年6月底,农村网民规模为1.46亿,比2011年底增加1464万。

◇网民中,小学及以下、初中学历人群比例均有上升,其中初中学历人群涨幅较为明显,显示出互联网在该人群中渗透速度较快。

◇2012年上半年,中国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

长由2011年下半年的18.7小时增至19.9小时。

最早的一代网民也许因社会阶层较高、学历较高的特点而集成为一个社群,但上述数据显示,目前网民的群体极为庞大而且正在向各阶层扩散,网民的特点模糊不可辨,已经不适宜看作一个具有内聚结构的社群了。与此同时,网络交际日益频繁,在线交流无所不在,电子传播全面崛起,这些变化趋势使网络语言已经演变成为一种功能变体,即在网络交际的技术条件制约下,为了满足网络交流的特定需要而发展形成的一种具有特定功能的语言变体。其主要特点包括通过文字形式进行交流、能够获取反馈但交际双方往往不处于同一时空环境、表达方式具有较大随意性等等,我们认为它将在当今社会中发展成为口语体和书面语体之外的第三种重要功能变体。<sup>⑤</sup>

上述对网络语言的分析带来两个结论:第一,最早可能属于社群变体的网络语言在今天已经发展成为应网络交际的特殊要求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语言功能变体。第二,作为功能变体,网络语言的特征必然是受到网络交际形式的制约而产生的,其表现形式的变异是为实现特定的功能目的服务的,必然可以在其中找到发生发展的功能动因。

从这两个结论出发,我们来解释无关谐音在网络语言中广泛存在的原因。首先,网络世界拥有海量信息资源和迅捷的更新速度,要想使个人的声音吸引足够的注意力,就必须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在自媒体时代,这种信息的庞杂和无序更是被迅速放大,网上充斥的是“闪亮的广告范本”,是“多管闲事、多嘴多舌的,短命到几乎不适合印刷的文章”,是“被剪切下来的松散、唯利是图、哗众取宠的字句”(克里斯特尔 51)。与此同时,网民也早已经失去了细读文本的兴趣甚至是能力,他们渴望获取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新鲜特异的东西来刺激感官。在这样的背景下,网络信息的吸引力就不能只依靠所指内容的独特性和戏剧性来获取(其实更多的时候这些所指根本就没有独特性和戏剧性可言),只能通过对能指“声音”本身的加工来引起关注,甚至发展到通过制造噪音来获取注意力。口语交际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一片平淡无奇的声音中,人们固然会特别留意那些悦耳的声音,但是伴随着嘶哑的咳嗽或者断续干笑声或者嘶嘶吸气音等噪音的话语同样会引起额外的注意。与之类比,网络语言中的无关谐音

正是一种可以方便快捷地人为制造出来的“噪音”：信息发出者制造反常的符号能指非常方便，只要在输入法选项中选择“异类”即可，无须耗费很大的心智努力，却获得了接受者的额外关注，迫使对方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进行降噪操作来获取信息。整个交际过程在传递信息之余，附加了制谜解谜的过程，为平淡无奇的内容增添了些许阅读的乐趣。

与此同时，一些新媒体平台的交际要求也使这种对噪音的追求变本加厉：网络新闻的标题要想抓人眼球，只有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文字效应；BBS上的帖子主题要有足够的语言魅力才能诱人点击，从而获得论坛积分赢取知名度；在浩如烟海的网络留言中，只有新鲜的表达和奇特的签名档才能在片言只语间彰显使用者的个性；而微博更是设置了每条140字的字数限制，这个字数显然不足以对内容大肆发挥，字斟句酌之外还要寻求声音本身的特异之处……这些力量推波助澜，使无关谐音大肆流行起来。

虽然无关谐音源自于语言使用者对网络新媒体和网络交流新方式的适应，但其推广的动因依然是网民对自我身份的认同需要。如前所述，网民已经不再是一个具有共同社会特点的社群，他们不是因为特殊的社群身份而仅是因为共同的网络交际方式而聚合起来。网民不是一个社会群体而是一个语言群体，网络语言不仅是网民的身份标志，而且成了网民唯一的定义核心：网民这个异常庞大而芜杂的群体唯一的共同特征就是进行网络交际，离开了网络交际和网络语言，就不存在网民这个身份。那么，网民们如何获取归属感呢？网络交际的内容无所不包，显然无法获取共鸣，因此网络语言形式就成了网民身份认同的载体。无关谐音因其极低成本带来极大回报的高效率特点，迅速成为网络语言中最活跃最具有标识性的现象。

#### 四、无关谐音的识读角度： 群体心理的被动反映

除了制造噪音以吸引注意这个功能以外，无关谐音就没有其他信息价值了吗？恐怕还不是这样。就像说话时发出咳嗽这类噪音既可以有意识地利用来提醒对方注意不速之客到来，也可以无

意识地提示别人你的嗓子不舒服一样，无关谐音也可以有意识地传递或无意识地展现某些信息。

表面看来，无关谐音是一种语音替换，是一种变换词语能指形式的游戏，但更深层的则是一种对所指概念的“反讽”——如果直接对所指概念发表意见，那是一种诉诸理性的直接表达，是一种正儿八经的言论；而替换核心概念的能指形式，则通过把原型意义和原型形式强制分离，从而消解了原型的确定性，而用任意的无关的语音外壳来盛装原型的概念内容，则更进一步表达了对该概念的戏要和嘲讽。

所谓“反讽”，常见的典型形式是正话反说或者反话正说，但其还有一种更宽泛的表现形式，就是字面意思和实际要表达的意思不符合，也即言不由衷或是意在言外。而无关谐音的反讽则更特殊一点，<sup>⑥</sup>首先无关谐音的反讽不是语用层面上的，而是语汇层面上的，也即无关谐音的反讽指向不在语篇构建的过程中产生，而是在成篇之前的语汇系统中就已经存在，所以这种反讽和语篇内容无关，只牵涉到相关语词所表达的概念。

其次，无关谐音中的字面形式（新型）要么根本没有意义要么和实际要表达的意义（原型意义）风牛马不相及，由此其对概念的反讽没有实际的理性内涵，仅仅在于展示“我在反讽”的谐谑姿态，是一种没有逻辑内容的形式化反讽，其反讽内涵是空缺的。

从语言个体的最初用法来看，无关谐音可能产生于对形式化反讽手段的有意识使用，是对特定概念进行嘲弄的一种修辞技巧，但此后大肆兴起的无处不在的跟风性使用，连最初的形式反讽功能也已经丢失了，网民们似乎单纯只是为了新鲜好玩而仿用。但是这个现象还不是这么简单，不能贴上一个“无厘头文化”的标签就轻易打发。无关谐音的使用和流行背后仍然有规律可循，我们需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这种形式会如此迅即地放大到网民群体，甚至成为一种社会流行语言现象，其背后反映了一种怎样的社会心理？第二，在这种流行语言现象中，是不是任意的语言项目都可以被如此玩弄，是否存在特定的项目特别受人青睐，其后隐藏着一定的反讽指向？

徐默凡对第一个问题作出了初步回答（徐默凡36），无关谐音的形式化反讽是后现代解构思潮的产物，是从内容到形式，从现实世界到符号世

界层层展开的:这种对神圣化的解构首先针对的是外在于语言的事物,诸如文化、政治、历史、爱情等以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成为现代人嘲弄的对象,而消解一切的浪潮也很快从语言的所指蔓延到语言符号本身。网络语言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们藐视一切惯例、习俗和律法,深深质疑其背后的合理性,他们最终把循规蹈矩的话语也当作了质疑的对象——语言系统及其使用规律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则,我们又为何要受其摆布呢?在这样的潜意识支配下,改造语言、突破常规地使用语言,也成了现代人特别是年轻人反抗既成制度的有力手段,此时,语言符号不再是解构的工具,而成了解构所面对的直接对象。

网络中千奇百怪的无功能目的的语言变异现象,如特殊句式、特殊文字、特殊修辞等归根到底都是这种叛逆心态的流露。而网络谐音造词则更进一步地深入到语言符号的内部,拆解语音能指和语义所指的牢固联合体,对不仅约定俗成而且从学习语言之初就深入潜意识的音义结合关系进行破坏,而且使用方便,极易模仿,用很小的语言成本就换来了破坏欲的极大满足,难怪就此大行其道了。

为了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搜集了大量网上常见的无关谐音现象,发现表面看来千奇百怪无所不在的谐音形式仍有其存在规律,并不是所有的概念能指都被替换,通过对被替换的原型进行分析,大致集中于以下几个领域:

#### I 官方话语

如发粪图强(发奋图强)、布鸣真象(不明真相)、噬石真象(事实真相)、恐怖粪纸(恐怖分子)、人参公鸡(人身攻击)、河蟹(和谐)等,这些话语是官方媒体在发布新闻或公告时常用的,网民们对官样文章的陈词滥调不满而进行反讽。

#### II 文艺腔

如愣森(人生)、桑心(伤心)、羞射(羞涩)、鸡冻(激动)、受桑(受伤)、赶脚(感觉)、杯具(悲剧)/餐具(惨剧)/洗具(喜剧)等,这些词语是一些文艺小说和文艺电影常用的,谐音仿制后对其进行反讽。

#### III 网络生活

如斑猪(版主)、斑竹(版主)、板斧(版副)、围脖(微博)、煮玉米(注册域名)、竹叶(主页)、扣扣(QQ)、姑狗/古狗(Google)、兔爸(toolbar/工

具条)、喂死它(Vista/一个操作系统)、西橘(CG/数码图形)等,这些词语涉及网络场景,网民在享受网络便利的同时还把反讽指向网络生活本身。

#### IV 精英人物

如公蜘(公知)、叫兽(教授)、砖家(专家)、老湿(老师)、妓者(记者)、湿人(诗人)、公务猿(公务员)、麻豆(模特)、帅锅(帅哥)、霉女(美女)、猪脚(主角)等,这一类反讽的是处于社会上的精英人群。

#### V 儿童语言

如耙耙(爸爸)、麻麻(妈妈)、叔叔(蜀黍)、伦家(人家)、偶(我)、北北(拜拜)、鸟公(老公)、鸟婆(老婆)等,表面是根据小孩子说话的语音制造谐音新型,其实讽刺的是一种装嫩、扮萌的发嗲腔调。

#### VI 外语

如单脚拉屎(dangerous/危险)、稻糠亩(.com)、哈皮/黑皮(happy/快乐)、那死大个(Nasdaq/纳斯达克)、恰特(chat/闲聊)、温拿(winner/胜利者)、马克(mark/标记)等,这是对常见外语词的无关谐音,但反讽的对象也不是外语本身,而是那种在汉语中不断夹杂英语单词的说话腔调。

#### VII 方言

如嗨森(开心)、菇凉(姑娘)、灰强(非常)、艾玛(哎呀妈呀)、主银/淫(主人)、乃们(你们)、干色摸/干虾米(干什么)、酱紫(这样子)、肿么(怎么)、介个(这个)等。这是根据方言语音进行的仿制,但其反讽的指向既不是方言本身,也不是方言区或者方言使用者,而是这种方言所代表的某种文化腔调,如仿制东北方言针对的是以赵本山为代表的小品文化,仿制粤方言针对的是香港连续剧代表的市民文化和广东地区的商人文化,仿制闽南方言针对的是台湾连续剧代表的言情文化。

除此之外,社会上发生的某些热点事件也会产生一系列无关谐音词语,并广为流传,如“欺实马(70码)”源于2009年杭州警方处置失当的一次车祸事件,“豆你玩、鸽你肉、姜你军、辣翻天、煤超疯、苹什么、蒜你狠、糖高宗、药你命、油他去”等一系列词语源自2009-2010年的物价上涨潮,“神马(什么)”源于2010年“小月月”事件等。对这些事件,网民的态度当然是负面的。

可以发现,无关谐音的反讽指向具有以下几

个特点:一是反讽指向的曲折性,很多时候无关谐音的替换不是讽刺这个概念本身,而是讽刺使用这个概念的人群或者滥用这些概念的腔调,甚至是导致这个概念盛行的某种社会文化或者社会观念;二是反讽概念的系统性,因反讽的指向是某种腔调或文化,由此就导致反讽的概念不是孤立的,而是成系列的,聚合成一个系统;三是反讽对象的广泛性,既有精英人物,又有市民文化;既有现实世界,又有虚拟生活;既有外语,又有方言。网民们在潜意识中把对方方面的不满都通过无关谐音这个语言窗口曲折地展现出来,这就使其成为反映当代网民集体心理的风向标。如果我们进行这样的读解的话,那么就可以认为无关谐音虽然没有主动的修辞价值,但还是通过被动的方式反映了群体心理这样一种特殊的语义内涵,依然在某种程度上遵守了关联原则(提供了额外的解读效果),大有进一步跟踪、分析、研究的必要。

### 余论:对网络语言的态度

无关谐音现象还有日益扩大化的趋势,首先从网民的个人语言进入了一些官方微博,如:

(8)坐在文史楼前大草坪上的老男孩好有赶脚。(华东师范大学官方微博)

(9)20除以3是神马成语?小学2年级数学题要找出外星人?[……]“神题”出现,和这些年倡导的素质教育有不少关系。(人民网官方微博)

随着网络语言对日常语言的影响日益深入,在网络以外的纸质媒体上也出现了一些无关谐音的用法,如:

(10)如此种种,有意无意地形成了对期刊个性化的强力制约,以“模板”的方式形成期刊的同质化环境。如前所述,很多期刊并不甘心如此,总是设法做出特色,但也总是“鸭梨山大”,甚至无法继续。(《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1月4日)

(11)事情的结局一下子从杯具变

成了洗具——以湖南卫视的财力,绝不至于为了区区两百元而封杀一个主持人,果然,朱丹和何炅共同主持了接下来的冠军赛。(《长沙晚报》2013年06月03日)

毋庸置疑,无关谐音的泛滥也必将带来很多负面效应:影响直接、准确的概念表达,进而甚至会影响到严密的思考过程;影响到语言文字的准确使用,甚至影响到青少年的基本语文能力。但是,我们似乎不能粗暴地把这种现象视为语言糟粕一棍子打死,而是必须在进行全面的讨论之后适当地规范和引导。

由此也可以反思我们对待网络语言的态度。如前所述,由于网民群体的庞大以及网络生活向日常生活的渗透,网络语言不再是某个社群的专利,而是日渐成为人们日常使用的重要的语言体式,其语言文化和语言心理反映的决不是一小部分人的心态,而是全社会的集体无意识,网络文化也已不可以亚文化现象等闲视之。

因此,我们不能采取一种旁观者的猎奇视角,高高在上地把网络语言当作观察对象,拘泥于一些新鲜词语和流行格式,否则会导致我们不能体察网络语言的细微之处。我们不能着重描写网络语言对语言规范的侵蚀和损害,将其视为一个低俗的语言方式,希望对之进行规范和限制,否则就会忽视网络语言中的创新要素,被活生生的语言生活所抛弃。我们不能仅仅使用语言学的方法去研究网络语言,否则就会忽视网络语言的文化属性,忽略网络语言使用者的复杂心理。希望本文的研究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 注释[Notes]

①本文所有语料均为互联网真实语料,为简便起见不注明所引用的网址。

②目前语言学界编有多本网络语言词典,但《新华网络语言词典》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国家语言文字应用“十一五”委托项目的结项成果,内容比较新也比较权威,本文所需数据均来自此词典。汪磊:《新华网络语言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③这里的“语言游戏”只是一个日常语言中的宽泛提法,与维特根斯坦把一切言语活动都看作按照约定俗成的规则进行的“语言游戏”的哲学观点关系不大。

④网络上确实有不少因为特殊爱好而集结形成的社群,



如日本动漫爱好者、摄影发烧友、户外运动团体等,在其内部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语言用法,这确实是典型的社群变体。但这种网络社群只是网民的很小一部分,他们使用的社群变体也并没有成为网上广泛流传的网络语言。

⑤此观点将另文展开,本文不赘。

⑥网络语言中也有字面意义和实际意义完全相反的情况,如天才(=天生蠢才)、神童(=神经病儿童)等属于反话正说,但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而且都起源并流行于青少年校园亚文化,并不是典型的网络语言现象。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

戴维·克里斯特尔:《语言与因特网》,郭贵春、刘全明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

[ Crystal, David. *Language and the Internet*. Trans. Guo Guichun & Liu Quanming. Shanghai: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6. ]

丹·斯珀波 迪埃珥·威尔逊:《关联:交际与认知》,蒋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 Sperber, Dan, and Deirdre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2nd Edition). Trans. Jiang Ya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8. ]

汪磊:《新华网络语言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 Wang, Lei. *Xinhua Network Language Dictionary*.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12. ]

徐默凡:“流行语的游戏心态和游戏成分——以无关指称为例”,《当代修辞学》1(2012):36-42。

[ Xu, Mofan. “The Game Mentality and Game Elements in Buzzwords.” *Contemporary Rhetoric* 1 (2012): 36 - 42. ]

(责任编辑:王嘉军)

(上接第35页)

钱理群:“重视史料的‘独立准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3(2004):82-91。

[ Qian, Liqun. “Independent Prepar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3 (2004): 82 - 91. ]

谌宗恕:“谈谈‘当代文学史’的体例问题”,《当代文学》1(1982):203-09。

[ Shen, Zongshu. “On the Problems of Stylistic Examples about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 (1982): 203 - 09. ]

王丽丽:“知识与控制——论三本中国当代文学史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再评价、再生产和再传播”,《河北学刊》4(2007):154-58。

[ Wang, Lili. “Knowledge and Control: On the Re - evaluation, Re - production and Re - spreading of Three Sets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on the Literature in the 1980s.” *Hebei Academic Journal* 4 (2007): 154 - 58. ]

王庆生 陈美兰 范际燕 王又平:“史观·史识·史鉴——深化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四人谈”,《文学评论》5(1992):33-46。

[ Wang, Youping, et al. “A Discussion o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ry Review* 5 (1992): 33 - 46. ]

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 Wang, Qingsheng, e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Wuhan: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99. ]

杨桂欣:“兢兢业业写春秋——《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的成书过程”,《当代文学》1(1982):196-203。

[ Yang, Guixin. “The Compilation Process of *The Initial Draft of A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 (1982): 196 - 203. ]

张涛:“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2009):52-55。

[ Zhang, Tao. “The Historicalization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Studies.” *Journal of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 (2009): 52 - 55. ]

(责任编辑:王峰)